

上杭文史资料第40辑

华品研究

HUAYANYANJIU

政协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宣传委员会
编



上杭文史资料第40辑

华品研究

政协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宣传委员会
编

诗书画三绝 东园生二人

—题记

谨以此书纪念新罗山人华品诞生33周年！



华岳自画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前言

乡贤华岳（1682—1756），原名德嵩，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等，上杭蛟洋华家亭人。史称其诗书画“三绝”，直可并驾恽寿平，对清中叶以后花鸟画影响甚大，名噪四海，经久愈隆，开创“新罗派”，传略收入《辞源》、《辞海》等辞书。各大藏家、藏馆皆以得华新罗尺素奉为珪璧，视得大福，是新罗山人诗品、书品、画品即人品如玉瑟弹秋、太阿出水，如空谷之音、秋空一鹤使然也。

华岳故里得梅花山之雄、汀江河之秀、汀州府之盛，文风鼎炽，代多瑰玮卓犖之士。华岳为个中翘楚也！近年来，上杭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以及地方有识之士与民间组织高度重视宣扬华岳及其艺术精神，先后成立华岳书画院，塑华岳雕像，校注出版《离垢集》，设立华岳书画社，举办“梅花品格·纪念华岳诞生325周年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邀请展”，邀请全国近300位书法家书华岳《离垢集》诗并结集出版《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书华岳诗作品选》，打造华家亭历史文化名村，筹建华岳纪念馆，提出打响“华岳文化”品牌方略，拟设立“华岳文化奖”等等，举措众多，掷地有声。“华岳文化”已在其故里生根发芽，并必将枝繁叶茂，我们拭目以待。

值此华岳诞生335周年之际，根据上杭县政协年初工作部署，政协文史委特编辑《上杭文史资料第40辑·华岳研究》一书，遴选薛永年、单国霖等业界人士关于华岳研究之主要成果汇编成册，以纪念乡贤，弘扬华岳艺术精神，加强对外交流，激励后学，打响上杭“诗画之乡”品牌，同时为进一步开展华岳研究提供参照，推动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让华岳艺术精神光耀千秋。

编 者

2017年11月24日（夏历丁酉十月初七华岳诞辰纪念日）



華 品

華品（1882-1966），清代銅鑄巨匠，杭州人。字子雲，號鐵齋，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光緒八年，他的鑄造藝術開創了新風，對中國近現代鑄造業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鑄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上杭瓦子街華品雕塑

目录

前言

华嵒生卒考	薛永年	1
华嵒生平补订	徐邦达	6
华嵒与闽汀华氏族谱	薛永年	8
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	左海（邓拓）	21
华秋岳绘画风格、理法的评述（代序）	贺天健	26
华嵒通论	薛永年	33
文质相兼空谷之音——华嵒艺术品格论	单国霖	102
华嵒其人其画	温肇桐	133
华嵒与其画	程锡瀛	149
华嵒的艺术思想及其成就	王靖宪	155
华嵒研究	麻瑞民	187
新罗山人的早期作品	[日] 川上泾	242
华嵒晚年的九通书札	薛永年	247
试论华嵒题画诗所表现的“离垢”思想及其渊源	景献钰	255
俊逸脱俗文质相兼——清代华嵒书法艺术研究	林宏	267
华嵒对后世的影响及其传派	崔卫 赵燕青	299

附录

新罗画派部分画家作品选	邹泉生整理	304
华岳诗精选	邹泉生整理	338
仰望秋岳—华岳诗书画艺术名家集评选录	邹泉生辑	342
华岳研究资料目—历史文献论著论文要目	薛永年辑	351
华岳早年墨迹粉本	邹泉生整理	362
华岳常用印选	邹泉生整理	380
华岳年谱	王冰	383
后记		396

封面：华岳《天山积雪》图局部

封底：华岳自用印：新罗山人 华岳简介

华岳生卒考

薛永年

对于华岳的生年历来有三种说法：其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说，如《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明清画家印鉴》、《辞海》、《澄怀堂书画目》等。其依据，主要为《离垢集》卷五诗题：“辛未余年七十仍客广陵员氏之渊雅堂艾林以芹酒为寿因赋是诗”，《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即注出“以《离垢集》乾隆辛未年七十推之”。其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说，如《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中国美术年表》、《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等。究其根据，则是《离垢集》卷三中一诗，诗题为“癸亥十月七日过故友员九果堂墓感其生平交悲以成诗”，诗中有句云“一抔黄土依林莽，六十衰翁礼故人”，下注“是日余六十贱辰”。其三，康熙二十二年(1683)说，见日人川上泾《华岳的秋声赋意图》(1)。该说以华岳乾隆癸亥年六十为据，但依日本习惯——“还历”上推并减一岁，换言之，即认为癸亥年华岳已满六十岁，故推出生年为1683年。此说推算年龄的方法不符合中国人过去以虚计算年令的习惯，可勿论。

前二说均据华岳《离垢集》，而互相矛盾，致使在最近出版之《华岳》(2)一书中亦并列不论。考证古人的生年，最可信的资料固然是自己的记载，但新罗诗集中的两处记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只好求助于华岳有年款的真迹，并联系《离垢集》有关记述作综合的考察，以排除孤证导致的错误。

可以支持1684年说者，尚有《聚鹤图》。此图刊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罗山人画集》，图中款署“甲戌冬十一月新罗山人写于梅花书屋时年七十有一”，但该画集印刷不甚清晰。又查此图过去亦曾刊于《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集目录第一种晋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书画集》，印刷较为清晰，从图版看，署款中的“书”字及“一”字上部均有缺损，似原作苏脱所致。虽未见原作，不能遽然定论，而用来作为生于康熙二十三年一说的旁证，显系难以令人置信。又，写诗与著文不同，写诗限于字数和平仄，以约略数字入诗者所见多有。“六十衰翁礼故人”，尚不足以说明是年正好

六十。至于诗注中称“是日余六十贱辰”，关键在于“是日”而未必在于“六十”。古代以致近代画家基于传统习俗或迷信，往往增损实际年龄，白石老人即其一也。所以，此说确有可疑之处。

然而，可以旁证生于1682年一说的真迹却十分丰富。镇江博物馆所藏《听松图》，款署“丙子夏六月为端五师五十寿诗画并请正新罗山人时年七十有五”。故宫博物馆所藏《海棠禽兔图》，亦款署“丙子春正月新罗山人呵冻写时年七十有五”。以乾隆甲子年七十五岁上推，正说明华岳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外，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天山积雪图》款署“乙亥春新罗山人写于讲声书舍时年七十有四”，《宝古斋》第一期所刊《松鹤图》款署“乙亥春二月新罗山人写时年七十有四”，又《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所刊《种菊图》亦款署“乙亥冬日摘陶渊明句为图新罗山人时年七十有四”。此件复经《别斋书画录》卷三著录。据上述四件作于乙亥年七十四的作品上推，华岳恰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故此说是证据充分的说法(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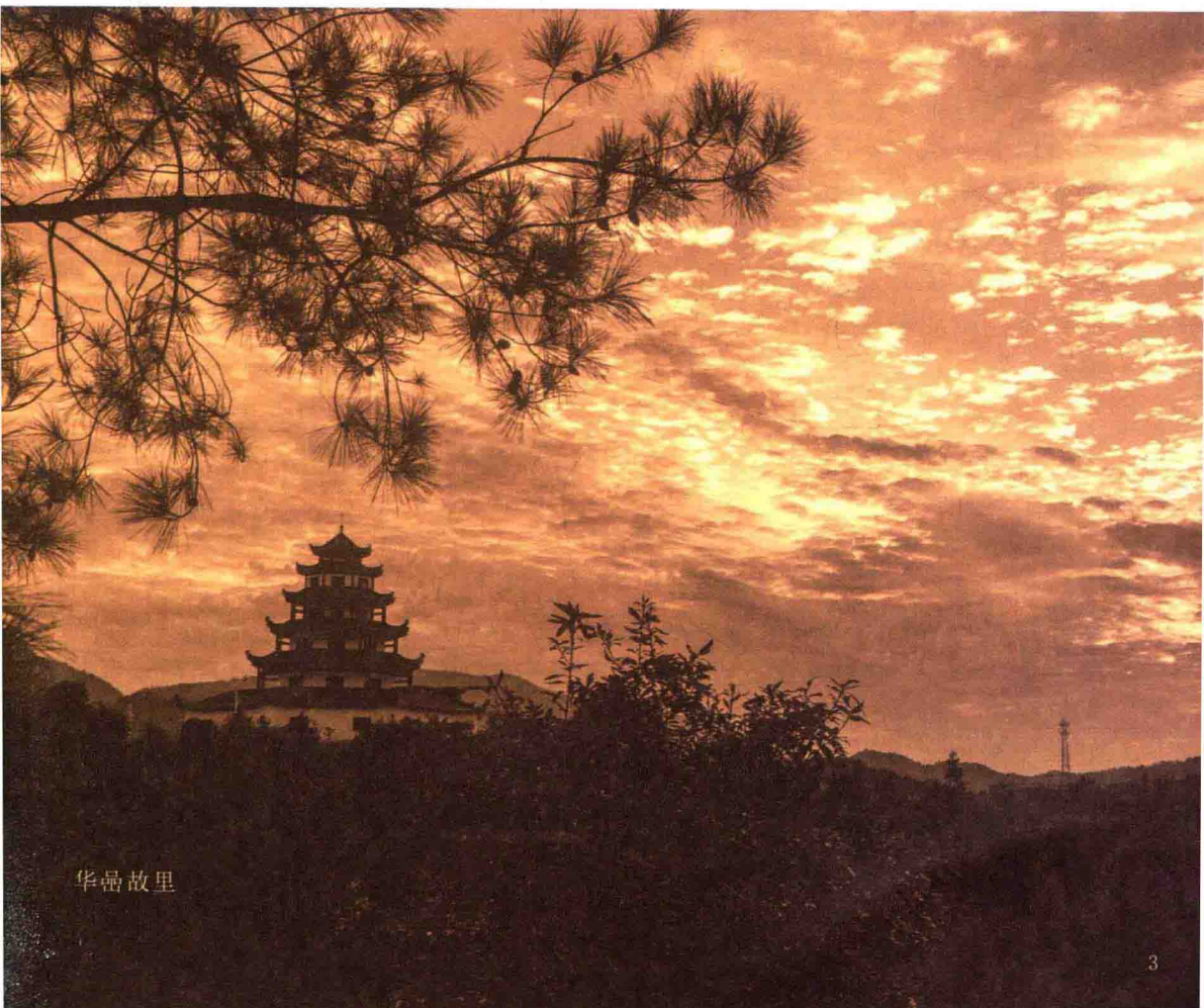
关于华岳的卒年，画史无确切记载。《国朝画征续录》称“卒于家，年望八矣”。《墨林今话》称“归浙后卒，年近八十”。《退庵金石书画跋》称“晚年归西湖，年将八十终焉”。其中，张庚(1685—1760)与华岳同时，其《画征续录》在诸书中脱稿出版最早，又以信而有征著称，故多为其后史家采取。但“年望八”一说并不确切，也未述及卒于何年。

近代治画史者，对于华岳卒年作了一些推测和考证。主要有四种意见：其一，乾隆二十七年(1762)尚在，见《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其备注栏标明，此说系“以《离垢集》乾隆辛未年七十推之”，而“乾隆辛未年七十”并不足以说明乾隆壬午(1762)年华氏八十一岁时尚在。其二，“寿至七十八，见贺天键《华秋岳绘画风格理法的评述》(4)。文中未言何据，亦未述及卒于何年，可勿论。其三，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末之间，见日人川上泾《张四教笔新罗山人肖像》(5)。他确定华岳卒年的依据，是张四教《新罗山人像》题记。其四，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此说最先见于《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谢稚柳先生在《北行所见书画琐记》(6)一文中，援引张四教《新罗山人像》题识，持同样主张。

第三、四种说法，为什么依据同一材料得出两样结论？孰是孰非，应与辨明。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张四教绘《新罗山人像》轴曾刊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画集》。关于张四教其人，乾隆年间编纂的画传及撰写的笔记都有记载。《扬州画舫录》卷五载“张四教，字宣传，号石民。工画，学新罗山人。”同书卷二又称“张士教，字石民，号宣传。临潼人，家扬州。画法华秋岳一派。”

此处“士教”显系“四教”之误。关于此像创作原委，张四教在图中有长题记述，其内容对于考订新罗生平至关重要，兹全文录下：

雍正初，余杭华秋岳先生来扬州，先君一见如旧相识，教甫六岁，固未望见先生颜色也。后侍先君客游将十载，归而卜居郡城之北，则先生主员果堂先生家。员氏，余世戚而比邻者。于是，肃衣冠拜先生于渊雅堂中，先生忻然曰“瓠谷翁与我为莫逆交，其子与我子皆长成，又同时列入庠序，两家世好其弗替乎？”继见教《咏篱门》一诗中有句云“晚日悬渔网，秋风络豆花”，顾谓教“子诗富画情，何不作画？吾生平无门弟子，盖画意不画形，匪不欲授人，无可授也。”教写短幅献之，先生曰“异哉！子于六法有宿悟焉，其勉为之。虽然画艺也，艺成则贱。必先有以立乎其贵者，乃贱之而不得。是在读书以博其识，修己以端其品。吾之画法，如是而已。”教谨识之，不敢忘，然终未执贄先生之门，亦不屑以画中末事一一指示也。自此日，



或一再至，先生皆不余厌。一日，雪中问先生之疾，时先君客豫章，员氏移居城之东隅，先生慨然曰“平日索吾画者踵相接也，今天寒岁暮阒无人至，子独悯我远来，用心良厚。吾前后至扬州二十年，老友惟汪学轩时来调药，少年中惟子问讯不绝。扬之可交者，两人而已。”先生体羸善病，七十后稀复渡江矣。先君道过武林，造先生之门，剧谈终日始别去。先生时惠尺书，或作诗寄教，惓惓之意，无日忘之。曾几何时，而先生竟仙去矣。壁上烟云犹湿，笥中翰墨仍新，惟有道之容杳不可睹。教潦倒半生，迄无成就，负先生期许者尤甚，因仿佛平生，追成此像。

以上张四教一则题记，不仅与画史笔记所载相符，而且说明张四教与华亦师亦友，是华岳晚年的主要交游者之一。因此，他对其卒年的叙述是可以置信的第一手资料。张氏对华岳卒年的记述见于《新罗山人像》的题款和题记。题款在图右上端，篆书标题“新罗山人像”五字之下，作楷书，为“乾隆丁亥秋七月，扬州张四教追仿，计不见先生已十二年矣”。下押朱文连珠印“四”、“教”；题记在图左下，楷书，末云“画成，距先生歿时已逾一纪，而先君弃不肖亦三年矣！书此不禁涕泗横流也。七月十日，后学四教再拜谨识”。下押白文“石民”一印。查乾隆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一纪系十二年之谓，见《国语·晋语》“畜力一纪”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以乾隆三十二年上溯十二年，可知华岳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离垢集》诸诗依年编录，其稿本今藏江苏省图书馆[7]。已故书画专家张珩曾见，据谢稚柳《北行所见书画琐记》称，“张珩同志见告，‘新罗《离垢集》’手写稿本其最后一首（年按，此误，并非最后一首）：‘新罗小老七十五，枯坐雪窗烘冻笔。画成山鸟不知名，声色忽从空里出’。其书体至此亦已颓唐不堪。”故可推断华岳卒年为七十五岁。以华岳生年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得年七十五计，其卒年亦应为1756年。

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完成于何年，无确切记载，但《续录》画家传记中时有纪年。最早者为王树穀条，称“乾隆十六年，余游武林，于友人斋中见其团扇仕女图”。最迟者为马荃条，称“乾隆二十二年冬，薄游太仓，予居停见其画册。据此可知，《续录》成书不早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或即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张庚去世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间。华岳逝世在张庚之前数年，故《续录》有可能记载，虽称卒时“年望八矣”并不具体，但大体是相近的。

至于川上泾氏考订华岳卒于1755年十月至次年年末之间，一则是他误把

“一纪”当作十年了（见原文括号内注），再则是离开了中国人过去以虚数计算年龄的习惯。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靠，结论仍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注：

(1) 载于日本《美术研究》236号。

(2) 温肇桐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

(3) 华岳作于1755年(乾隆乙亥)署74岁的作品尚有《鸟悦明花图》、《盘谷山居图》、《牡丹图》等，亦可证明其生年为1682年。

(4) 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2月出版之《新罗山人画集》序。收入本书附文。

(5) 载于日本《美术研究》256号。

(6) 收入谢稚柳《鉴余杂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7) 见谢国桢《江浙访书小识》，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3月。

(原载薛永年著《华岳研究》，天津美术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华岳生平补订

徐邦达

论文提要 华岳生卒年向有二说。本文据华岳《离垢集》及若干传世真迹，考证出华岳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并披露了可以视为华岳别传的《新罗山人像》张四教跋。

华岳（秋岳，新罗山人）是清代中期（康熙末至乾隆中）的大画家，工花鸟、人物、山水。他的生卒年岁，以前的书传中没有明文详订，一般人根据《离垢集》卷五：“辛未余年七十，仍客广陵”一诗（乾隆十六年，1751），上推知道他应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现在再拿几件真迹上的自题（有年岁又有年龄的）来对照，知道此说乃是确切不易的。如《天山积雪图》轴①自识：

乙亥春新罗山人写于讲声书舍，时年七十有四。

又《秋艳禽兔图》轴②自识：

丙子春正月，新罗山人呵冻写，时年七十有五。

考知前者乾隆二十年(1755)，后者乾隆二十一年(1756)。其他题年龄年岁的真迹，所见还有不少，不再一一例举了。

其卒年，我又根据张四教画的一幅《新罗山人像》轴③上的题识，推知应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也就是上述画《禽兔图》的那一年。

下面全录张氏在画上的题识，也可以作为华岳别传看。此轴右方首题：

《新罗山人像》（篆文），乾隆丁亥（三十一年，1767）秋七月，扬州张四教追仿，计不见先生，已十二年矣。

按此轴不是对面写真而是追想悬拟的。但拿华氏自画四十六岁小像④来比对，却有六七成相像。何况张画是写他晚年的容貌——白发苍颜，当然应当和中岁的形状有些不同。右边又题：

雍正初，余杭华秋岳先生来扬州，先君一见如旧相识。教甫六岁，固未望见先生颜色也。后侍先君客游将十载，归而卜居郡城之北，则先生主员果堂⑤ 先生家，员氏余世戚而比邻者，于是肃衣冠拜先生于渊雅堂中，先生忻然曰：匏谷翁与我为莫逆交，其子与我子皆长成，又同时列于庠序，两家世好其弗替乎。既（继）见，教咏《篱门》一诗，中有句云：“晚日悬渔网，秋风络豆花。”顾谓教，子诗富画情，何不作画。吾平生无门弟子，盖画意不画形，匪不欲授人，无可授也。教写短幅献之，先生曰：异哉！子于六法有宿悟焉，其勉为之。虽然，画，艺也；艺成则贱，必先有以立乎其贵者，乃贱之而不得。是在读书以博其识，修己以端其品，吾之画法，如是而已。教谨识之不敢忘。然终未执贽先生之门，先生亦不屑以画中末事一一指示也。自此日或一再至，先生皆不余厌。一日，雪中问先生之疾，时先君客豫章，员氏移居城之东隅；先生慨然曰：平时索吾画者踵相接也，今天寒岁暮，阒无人至，子忧（薛永年文作“独”）悯我远来，用心良厚；吾前后至扬州二十年，老友惟汪学轩时来调药，少年中惟子问讯不绝，扬之可交者，两人而已。先生体羸善病，七十后稀复渡江矣。先君道过武林，造先生之门，剧谈终日，始别去。先生时惠尺书，或作诗寄教，惓惓之意，无日忘之；曾几何时，而先生竟仙去矣。壁上烟云犹湿，笥中翰墨仍新，惟有道之容，杳不复睹。教潦倒平生，迄无成就，负先生期许者尤甚。因仿佛平生，追成此像，庶不必求诸梦魂，得以亲之楮墨。画成，距先生歿时，已逾一纪，而先君弃不肖亦三年矣，不禁涕泗横流也。七月十日，后学四教再拜谨识。

我们从记语中知道张四教是华氏惟一的学生。考张四教（一称士教），字宣传，号石民。陕西临潼人，以业盐占籍甘泉（清中叶扬州一县）。秀才。善翰墨，能作花卉、人物，书法二王。小传见冯金柏《墨香居画识》卷七、《扬州画舫录》卷二。

注：

①纸本，设色画，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绘画选集》影印。

②纸本，设色画，故宫博物院藏，徐编《国光艺刊》第二集影印。

③纸本，设色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画集》影印。

④纸本，设色画，故宫博物院藏。1954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资料》中影印。

⑤员果堂其名无考，《扬州府志》亦无传。华氏《离垢集》中有赠给员氏的诗好多首，称之为“员九”、“员生”。卷三中有“挽员九果堂”和“癸亥十月七日，过故友员果堂墓，感生平交，悲以成诗”等诗，癸亥华氏年六十。新罗与员姓者交往，不止果堂一人，到辛未那年还有“辛未余年七十，仍客广陵员氏之渊雅堂，艾林以芹酒为寿，因赋是诗”一诗，艾林不知为员果堂的什么人。

（见《朵云第57集华岳研究》上海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华岳与闽汀华氏族谱

薛永年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华岳的人日多，在对华岳生平与艺术的认识上，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相对缺乏，论者每每只能据《离垢集》（华岳诗集）和画史中的零星记载约略言之，不免出现某些疏漏；也有人转而求之于民间传说，借以补充史传记载的缺略，但可信程度如何，还有待其它材料的印证。新近发现的《闽汀华氏族谱》，保存了有关华岳家世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一些记载较之其他文献丰富翔实，另些情况从未有人论及。这就为考察华岳生平与其思想和艺术的关系提供了方便。笔者有机会亲往《族谱》发现地调查，并先睹为快。为了提供研究者探讨，现将其发现经过、《族谱》所载华岳情况，一一报告如下，并就华岳家世生平中的一些问题略作引证和推断。

族谱的发现

一九八二年春节之际，华岳故乡——福建省上杭县蛟洋公社华家大队的两名社员，来到浙江省遂昌县北界公社探亲访祖。他们在岱根大队见到了《闽汀华氏族谱》，随即由华纪梅抄下世系表中的华岳栏目带回蛟洋。稍后，蛟洋公社机关的赖其昌据以写成《华岳的墓葬及其儿子》^①发表，该文首次援引了世系表内华岳栏目的大部分内容，指出：华岳曾经“考授县丞”，并推断他离开福建之后，在族谱发现之处“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些从来没有人知道的情况，很快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并由友人及时转告于我。于是，我在同年十月在陈祖英同志陪同下，来到岱根考察。

据调查，岱根古称岱耕。这里聚族而居的华氏本来是闽汀华氏的支脉，自清代由闽迁来，已绵延十余代，但至今乡音未改。岱根华氏上辈传留的族谱现藏社员华沅喜家^②，总共两部：一为光绪甲午（1894年）第四次续修本；一为民国甲寅（1914年）第五次续修本，合计五十三册。其中光绪谱较为完整，计有二十七卷，扉页署“闽汀华氏族谱 光绪甲午重修 惇叙堂藏版”；版框半页高21.7厘米，宽17.6厘米，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其内容除序文